

唐宋文学创作 与 观念嬗变考论

单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唐宋文学创作 ◆ 观念嬗变考论

单芳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文 冉

责任校对:夏明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学创作与观念嬗变考论/单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01-009998-9

I. ①唐… II. ①单…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时期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0238 号

唐宋文学创作与观念嬗变考论

TANGSONG WENXUE CHUANGZUO YU GUANNIAN SHANBIAN KAOLUN

单 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1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998-9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获得201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 1001-23) 计划资助

前 言

唐、宋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两大高峰,对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创作研究迄今为止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留有诸多遗憾。尤其是关于部分作家的生平考证、作品编年、作品创作背景、文体特征、作品评价以及文学观念的嬗变等问题,或悬而未决、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界尚存的部分疑难问题或有争议之处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大方之家。

唐朝国力强盛,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加强,民族交流增多;同时,边境战争也频频发生,这是边塞诗得以大量产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唐与各民族间战争性质呈复杂状态,有不义的拓边战,也有正义的防御战。而在保家卫国的防御战中,又有将领为获得战功或出于报复心理促使战争升级,从而加剧了战争的灾难。而在众多的边塞诗人中,既有亲临前线,了解战争背景及具体战况的;也有从未到过边塞,只是凭自己的想象予以主观臆断的。因此,对边塞诗的理解与评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意见。本书第一章“唐代边患与边塞诗创作考述”,首先从边塞文学发展流变的角度出发,对初唐陈子昂在北征期间的边塞诗予以客观评述,既充分肯定了陈子昂涤除齐梁诗风、高扬汉魏风骨的创作实绩,同时也揭示出以艺术观点论,其诗与盛唐边塞之作相比的逊色之处,指出:“局度恢宏,固有让于前贤,而豪放纵横,更有愧于后继。究其原因,皆由过分强调继承《风》《雅》,而缺少创新所致。”第二节对李颀边塞诗的现有评价提出异议。李颀的代表作《古从军行》向来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本文认为:诗人为抒一己反战之情,仅凭传说作简略的概想,诗中所云既有违反现实生活之瑕疵,更有不符合当时具体历史实情的弊端。故提出对此诗应重新评价的观点。第三节讨论王维在凉州创作的两首边塞诗,重点辨析《双黄鹄歌送别》的离别对象并非前人所理解的“女眷”说,而以历史文献为依据,深入剖

析了其中所反映的唐与吐蕃之战中的若干隐情。第四节就杜甫《前出塞》诗“为哥舒翰征吐蕃事而发”提出异议,提出此诗“实为高仙芝征吐蕃事而发”的新论点。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成就最为杰出的两大作家,这是本书第二章的主要讨论内容。李白生平目前仍有许多存疑之处,由此影响到对李白诗歌的编年。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用功卓著,力求符实,而千虑一失,自不能免。本章第一节就李白二出长安的取道,对安旗著作中相关诗歌编年提出新的意见,以供学界参考。这也是我与恩师郑文先生合作的成果。第二节由杜甫“安史之乱”后的心路历程,展现出诗人遭遇、处境及诗歌创作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并进一步揭示出诗人政治地位变化与诗风的关系。本章末节就李杜交流与诗歌往来,以事实为依据,对“李杜相轻”说予以反驳,再现了文学史上的这段佳话。

敦煌说唱文学是敦煌文学中内容最浑厚形式最斑斓价值最珍贵的艺术门类,它的大量涌现使中国古代说唱文学首次彻底摆脱零散稀疏、寥落低迷的萧条局面进入灿烂辉煌的勃兴时期。敦煌文学被发现后,敦煌说唱文学代替宋元说唱文学成为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在宏观领域整体评价敦煌文学的叙事艺术,通过对其铺陈敷衍、想象虚构、夸张渲染等主要表现手法的具体分析,指出:“敦煌叙事文学展现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阔曼衍的艺术风貌与虚幻神奇的艺术境界,直接导引、空前推动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艺术观念转换和方法革命。”第二节在微观领域,以民间说唱文学《伍子胥变文》与杂剧《伍员吹箫》为具体研究对象,从取材视角、主题倾向、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与表现手法五个方面比较这两部作品的异同,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揭示说唱文学与戏曲艺术之间所秉承的难以割裂的血缘联系。

词是宋代最为兴盛的文学样式。北宋时,词作为与“燕乐”相伴而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基本功能是“娱宾遣兴”,著名词人的词体观与创作都遵循着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的传统,与传统诗、文相比,具有独特的审美倾向。本书第四章首先以宋词“鼻祖”晏殊为代表,从“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精细描述”、“以理节情的感伤美”及“以清丽纤巧的词风表现雍容华贵的气度”三个方面,对晏殊词抒情视阈及审美意趣予以观照,从侧面展现出宋初词坛的美学风尚。服饰意象是宋词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它作为客观审美物

象的感性载体,不仅显示出宋人对日常生活进行的细致观察和深入体验,还因内涵、意蕴的扩展延伸而具有新颖别致的象征意义,反映出宋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观。本章第二节对宋词服饰意象给予了较全面的展示及研究,既有助于深入认识宋词产生的文化背景与呈现的文体特征,也有助于对全宋词作出科学、客观的整体评价。词体入宋之后,随着大量文人的介入并成为词体创作主体,传统的诗教观也渐渐影响着词坛。孔子“温柔敦厚”诗教赞赏用委婉含蓄的抒情手法表达作者的喜怒哀乐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本章第三节重点探讨宋词“崇雅黜俗”的创作倾向与儒教的关系,初步展现传统理论对新兴词体的作用。

从北宋到南宋,由于“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新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词人的词体观念与创作也随之发生了较根本的转变。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爱国词人登上词坛,形成风起云涌的一股创作浪潮。第五章、第六章以辛弃疾的词体创作与词学思想为核心,以辛派词人的词体观为羽翼,以方岳、文天祥词为个案解读,较全面地构建了在南宋词坛占据半壁江山的辛派词人理论与创作实绩。其中,刘克庄“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的创作标准,刘辰翁“存江山以不朽”的词学思想及“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创作追求,都是深刻反映现实的词学思想的体现。这些理论观念浸透着词人对所处时代的深刻感受,其词学论述不仅有浓重的理论思辨色彩,而且在对词的本体特征问题的认知方面呈现出对传统观念因袭性的挑战态度。“这种进步的词学观不仅给传统词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也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词人的创作追求,使词坛上出现了与前期迥然不同的一股创作潮流,对提高词的地位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本书第七章重点讨论南宋词体创作观念的嬗变。通过对南宋词坛创作态势的透视,从歌唱文学到案头文学的重心转移、对传统词调的突破和悖离、实用功能的拓展三个方面概括了南宋词坛现状。在理论方面,对两宋词体观念的嬗变进行了深入比较,以探究词风转变的内在因素。在词学观念转变的诸多因素中,儒家诗教对两宋词论的影响最具有典型意义。长期以来,文人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一旦加入到词的阵营,词这种有别于诗的文学体裁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上都受到儒家思想的规范和制约。但儒家诗教与两宋词论的关系,又具有从悖离到亲和以至全面浸透

的过程。本章最后一节即从“牵雅颂之旨,入郑卫之音的理论导向”、“温柔敦厚”的审美旨归”、“变风”、“变雅”在南宋词坛的接受等角度具体剖析了儒教对词论浸濡的渐近性质,在积极意义与消极制约的双重作用中,更倾向于前者的时代性。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唐代边患与边塞诗创作考述	1
第一节 陈子昂在北征期间的诗歌创作	1
一 陈子昂在武周政权时期的两次从军	1
二 北征诗歌的精神风貌及特色	3
三 北征诗歌创作的得与失	8
第二节 李颀边塞诗评价中的若干问题	9
一 唐与吐蕃之战性质考	9
二 李颀边塞诗的借古讽今	11
三 对《古从军行》评价的异议	16
第三节 王维凉州诗考论	18
一 《双黄鹂歌送别》创作背景考	19
二 《出塞作》创作背景考	22
第四节 杜甫《前出塞》与哥舒翰征吐蕃的关系	24
一 哥舒翰并无出兵西域四镇事迹	25
二 《前出塞》实为高仙芝征吐蕃事而发	26
第二章 李、杜生平与作品风格考述	29
第一节 李白游踪与作品编年	29
一 李白一出长安与相关作品编年商榷	29
二 李白二出长安与相关作品编年商榷	38
第二节 “安史之乱”后杜甫的心路历程	45
一 由杜甫诗中所见他与郑虔的友谊	45

二	从曲江诸诗看杜甫对唐玄宗的系念	54
三	杜甫政治地位与诗风的关系——以赠贾至诗为例	62
第三节	李、杜交游与诗歌往来考论	71
第三章	敦煌文学探微	79
第一节	敦煌说唱文学的艺术成就	79
一	敦煌说唱文学的铺陈艺术	80
二	敦煌说唱文学的想象艺术	82
三	敦煌说唱文学的夸张艺术	85
第二节	《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	89
一	取材视角	90
二	主题倾向	92
三	人物形象塑造	93
四	情节设置	95
五	表现手法	97
第四章	宋词独特的审美倾向	99
第一节	晏殊词在宋代词坛的经典意义	99
一	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细致描述	99
二	以理节情的感伤美	101
三	以清丽纤巧的词风表现雍容华贵的气度	103
第二节	宋词服饰意象的深层文化意蕴	106
一	服饰意象是宋词审美观照的感性载体	107
二	服饰意象是宋词体现人物身份地位的显性标志	109
三	宋词服饰意象的内涵扩充与意蕴延伸	110
四	服饰意象折射出宋词的生成机制与宋人深层文化心态	112
第三节	儒家诗教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114
第五章	辛弃疾词学追求与创作个性	124
第一节	辛弃疾对传统词体观念的革新	124
一	“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	124
二	转益多师,不拘一格	125
第二节	杜诗在稼轩词中之接受	127

一 以诗言志与以词言志	128
二 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悲愤	129
三 赠友论艺,心慕意许	130
四 写景咏物,意接笔随	133
第三节 稼轩词的意绪矛盾与情感冲突	135
第四节 稼轩农村词创作考述	142
第五节 王鹏运对稼轩词版本的贡献	148
第六章 豪放派词人对词坛的革新意义	153
第一节 “辛派词人”称谓与词史地位	153
一 “稼轩体”称谓的提出	153
二 “辛派”称谓的提出	155
三 “辛派词人”称谓的确定与广泛接受	157
第二节 辛派词人个案解读	158
一 方岳《秋崖词》的爱国精神与“以文为词”的艺术特色	158
二 冷越刚劲、情怀跌宕的文天祥词	163
第三节 刘克庄反映现实的词学思想	166
一 对“本色”词的肯定	166
二 “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的 创作标准	168
三 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对待词体与创作	169
第四节 刘辰翁“存江山以不朽”的词学思想	172
一 “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词体创作追求	172
二 兼收并蓄、以意为先的词体观	174
第五节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历程	176
一 以辛弃疾为话语中心的词论与词评时期	176
二 词分两派说与辛派特征的确定	177
三 整合与全面研究时期	179
四 对“辛派”的词史认定	180
五 对辛派词学思想及创作风格的评价	182
第七章 南宋词体创作观念的嬗变	185

第一节	南宋词坛创作态势透视	185
一	重心转移:从歌唱文学到案头文学	186
二	选腔择调:对传统词调的突破和悖离	187
三	言志抒怀:实用功能的进一步拓展	190
第二节	南宋豪放派词人对词体形式的革新	193
一	“搏搦义理,劫录经传”	194
二	“古文手段,寓之以词”	197
三	诙谐幽默的俗文学色彩	201
第三节	宋代词论对儒家诗教的接受	204
一	牵雅颂之旨,入郑卫之音的理论导向	205
二	“温柔敦厚”的审美旨归	209
三	“变风”、“变雅”在南宋词坛的接受	211
主要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唐代边患与边塞诗创作考述

第一节 陈子昂在北征期间的诗歌创作

陈子昂是初唐诗文革新的先驱,其诗文理论与创作对有唐一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韩愈《荐士》诗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好问《论诗绝句》亦称:“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均高度评论了陈子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一 陈子昂在武周政权时期的两次从军

陈子昂生平事迹,两《唐书》均有传,卢藏用《陈氏列传》、赵儋《故旧拾遗陈公旌德碑》亦有生动记载。《旌德碑》云:

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归于乾陵,公乃献书阙下。天后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金华殿,因言伯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台正字。由是海内词人,靡然而风,乃谓司马相如、扬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①

《陈氏别传》亦云:

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

以进士对策高第。属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子昂乃献书阙下。时皇后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主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

^① 徐鹏校:《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晔。”拜麟台正字。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间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迹。^①

陈子昂性格豪爽，为人任侠尚义，青少年时便博览群书，进士及第时，即显现出过人的才华。从政十余年，其政治生涯大致与武周政权相始终。武则天时期，由于国防空虚，边患战争不断发生。陈子昂对保家卫国、安定边境的战争是积极支持的。他曾两次从军边塞。其一是在武后垂拱二年（686），陈子昂二十八岁，同罗、仆固等诸部叛。子昂从左补阙乔知之护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军，北征金徽军都督仆固始，曾经陇坻，至张掖，次同城，历时五个月。《新唐书·文苑传》载：“（乔）知之与弟侃、备，并以文词知名。知之尤称才俊，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则天时，累除名补阙，迁左司郎中。”中唐时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沈下贤文集》卷八）中云：“自乔知之、陈子昂受命通西北两塞，封玉门关，戎虏遁避，而无酬劳之命……然乔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害，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不命。”可知乔知之也是才情出众而死于非命，陈子昂曾有多首诗赠乔知之，两人为至交。

陈子昂第二次出征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变，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新唐书·陈子昂传》载：

会武攸宜讨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参谋。次渔阳，前军败，举军震恐，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曰：“陛下发天下兵以属大王，安危成败在此举，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儿戏。愿审智愚，量勇怯，度众寡，以长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军尚危严，择亲信以虞不测。大王提重兵精甲，顿之增上，朱亥窃发之变，良可惧也。王能听愚计，分麾下万人为前驱，契丹小丑，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居数日，复进计，攸宜怒，徙属军曹。子昂知不合，不复言。

怀着满腔悲愤，陈子昂写下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回军后第二年（698），他便“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陈氏别传》），隐居在家乡射洪西山。二年后被射洪县令段简陷害，冤死狱中。

^① 徐鹏校：《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二 北征诗歌的精神风貌及特色

在陈子昂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二次出征,时间虽短,但对他的思想及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熟悉了西北边陲地区敌我双方的政治形势和边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和卓有见地的书表。”^①他第一次从乔知之北征至张掖期间,共创作诗歌十一首,其言及边地而赋其事者八首,其余三首,基本上体现了其诗的精神风貌及特色,现略为陈述。

前八首中,有写边地荒凉艰险者,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乱,小山复赤色。远望多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嵬乍孤断,逶迤屡回直。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伊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逶迤忽而尽,泱泱干不息。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多士,待君丹墀侧。

首二句点明峡口山的地位,由之可知峡口山是唐与突厥的边界山峰,接着写峡口山的具体形势:此山乱石纵横,草木茂盛,曲折逶迤,孤峭危仄。它既是漠北各族南入的要冲,更是唐朝保障边陲的重域,自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了。“岂伊”二句,陈子昂提出了他对边事的看法,自本于《孟子》之“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及吴起之“在德不在险”,实则他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提出了他的安边之计:他曾“周观其地利”,见在居延地区“东西及北皆是大磧,磧并石卤,水草不生”。因而认为:“今居延海泽,接张掖河,中间堪营田处数千百顷,水草牧畜,供巨万人”。建议在居延屯兵,“调选天下精兵,采拔名将,任以同城都护”。这是切实可行,合乎需要的对策,接着他依据物极必反的道理,说明连绵起伏的山岭尽头,必然会出现无边无际的沙漠。在这样的地理情况下,正好立功边疆。故云:“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漠?云台盛多士,待君丹墀侧。”总全诗而言,由描述边陲要地峡山口的形势,发表了守边主张,并勸勉乔知之的建功立业。想系初到边域,故有此言。

又如《感遇其三》: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候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漠南起,

^①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这里的“丁零塞”并非实际丁零族所近之关塞，乃指突厥与唐相接之关塞。唐代武后之时，突厥不断犯边，为患巨甚。即以子昂此次随乔知之出征言，乃由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统帅下之西军，而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所率抗拒突厥之军为东军。东西并拒，可见形势非同寻常。本诗首言边塞之地，乃是久已荒芜之地，莽莽苍苍，横绝今古，而亭候高耸，暴骨纵横，举头所见，触目惊心。加之黄沙起于漠南，白日为之西隐，昏暗凄凉，景象严峻，自易兴感。末言汉代虽曾大事用兵，战死沙场者甚众，而为国牺牲者之孤儿，有谁加以抚恤？武后之世，突厥不断入犯，而边备废弛，是以外寇得逞，损兵害民。因之末四句虽言汉代，实借之以讽唐朝，而抒其义愤。

另有描写边备不修、致突厥入寇、边人受害者。《感遇其三》尚借汉事言之，如《感遇三十七》则直接提出：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候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此诗与《为乔补阙论突厥表》所云是互为参证的：表既云“突厥为历代之患”，“丑虏狂悖，大乱边陲”，又谓“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循于常规，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败，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尔”。诗中的“云中郡”、“单于台”，并不在张掖之北的居延海一带，所以如此言者，慨边备之失修，实启突厥之进犯。诗人深感突厥与中国相连，而沙漠浩瀚，形势逼人。因而突厥之兵又复入寇，造成严峻的局势。由于边将无能，空有高峻的亭堡，不能阻拒入寇，于是人民受其蹂躏而血污草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至《感遇其三十五》更直言当政者之“忘祸”：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陈子昂在此诗中自述出身富家，因时局之艰危而感奋报国。是以随从乔知之出征。但登高所见，令其发思古之幽情，而忧虑深远；执政者忘了古代边患的史训，致令这些史训成了尘埃——意指执政者忘记北方边患，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突厥入侵。这与其《为乔补阙论突厥表》所言：“匈奴为中国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而归结为“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之意相近。虽未明言

边患之害,实已表现出其从军边塞对边事之关注而慨叹。

有刺朝廷功赏失衡、边臣忧患谗言者。如《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

闻君东山意,宿习紫芝荣。沧州今何在?华发旅边城,还汉功既薄,
逐胡策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芳欲晚,薏苡谤谁明?无为空
自老,含叹负平生。

关于乔知之功大赏薄,如就此次战役而言,则应将其战功予以表彰,如对东军告捷之激扬称道。而居延距长安三千五百余里,上报下命,论功行赏,非短时之所能为。由知之《拟古赠陈子昂》诗所云“勤役千万里,将临五十年”看来,是知之服役甚久,立功甚多,而朝廷报之不称,加以华发而旅边城,本违其昔抱隐居之志。于今“徒嗟白日暮,坐对黄云生”,而又遭谤难明,故陈子昂劝其引退:“无为空自老,含叹负平生”。考知之《拟古赠陈子昂》诗云:“心事为谁道,抽琴歌坐筵。一弹再三叹,宾御泪潺湲。送君竟此曲,从兹长绝弦。”可见乔知之心事,子昂本已熟谙。故当于“孟秋七月时,相送出外郊”(同上)时,知之赞美子昂为他的知音,子昂也曾为之作不平之鸣。就天授二年(691)《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诗之“芳岁几阳止,白日屡组迁。功业云台薄,平生玉佩捐。叹此南归日,犹闻北戍边。”观之,自子昂离开张掖之后数年,知之仍留同城,没有采纳子昂退隐意见。陈子昂说得更急切的,是《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

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

祀山烽,边塞名,具体所在虽不得而知,当在同城附近。巧宦之辈获得朝廷殊荣,对于有功边将,却薄于赏励。既然朝廷赏罚不明,刚正不阿的乔知之,焉得不白首沉滞?诗虽未言乔知之的具体遭遇,由抱愤之词看来,不难想见。此情不只是对乔知之的愤然持以同情,还有对于自己从军北征、无功而还的不胜惆怅。观其对东军获胜、韦虚己入京告捷之欣羨就可得之。《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

孟秋首归路,仲月旅边庭。闻道兰山战,相邀在井陉。屡斗关月满,
三捷虏云平。汉军追北地,胡骑走南庭。君为幕中士,畴昔好言兵。白虎
锋应出,青龙阵几成。披图见丞相,按节入咸京。宁知玉门道,空作陇西
行。北海朱旄落,东归白露生。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
苍茫登古城。